

20世纪世界青年丛书

美国青年 婚恋历程

〔美〕埃伦·K·罗斯曼 著

林东威 苏建明 译



美国青年婚恋历程

〔美〕埃伦·K·罗斯曼 著

林东威 苏建明 译

农村读物出版社

1988·北京

20世纪世界青年丛书

顾问 袁方 王岐山 林毅夫 李庆善 谢昌遼
主编 李国庆
编委会 王汉生 何江 刘兆冬 张束武
李国庆 饶原 西小虹

美国青年婚恋历程

〔美〕埃伦·K·罗斯曼 著
林东威 苏建明 译
责任编辑 任鹤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发行
秦皇岛市卢龙县印刷厂 印刷

●
787×1092毫米1/32 8.25印张180千字
1988年7月第一版 1988年7月卢龙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ISBN 7-5048-0290-5/I·39

定价：2.35元

前 言

这是我国第一套介绍国外、海外青年的丛书，本套丛书编委会希望，它能给广大城乡青年、青年家长、青年工作者、青年研究者、青年教育者打开一扇世界之窗。

青年，总是希望自己的国家、民族变得更年轻；国家、民族也把青年视为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青年，无论是在祖国的动脉，还是毛细血管之中，都在激烈地促进着母体的血液循环、新陈代谢。

可是，年轻的朋友，你是否感觉到，步入成年的过程向今天这样困难而易变在人类历史上是少有的，当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步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时，中国青年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举世瞩目之事，青年自身也在反思：青年的含义是什么？应该怎样看待青年？改革、开放需要什么样的青年？

人，需要很多参照数，青年更是如此，尤其是在今天，当我们加速改革步伐，驶出封闭内河，走向开放海港的今天，更需要人们开拓眼界，因此，了解国外、海外青年的真实形象为青年人所渴望，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仍是我国出版物中的一项空白，以往的介绍，往往是凤毛麟角，以偏盖全，将国外、海外青年与吸毒、犯罪、霹雳舞、摇滚乐联系起来，忽视了他们在社会

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广大青年需要了解的，是国外、海外形形色色的青年，而不是人为模式化的青年模特。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本套丛书编委会本着既不崇洋媚外，也不“谈洋色变”的精神，真诚地向广大读者推出这一套丛书。

它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幅丰富多采的国外海外青年生活画卷。它不局限于某一方面内容，而是力图展示出外国青年的全貌大观；

它不是将青年置于真空之中孤立看待，而是展示出经济变革、政治动荡、文化断裂，生活方式的更新对于青年的影响；

它从丰富多采的青年生活中，着力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青年发展的新变化、新潮流、新动向；

它力图以青年为中心，揭示出当今世界价值观的变革——这场悄悄的革命；

它根植的土壤是丰富而广博的信息，是对青年情况的广泛全面的了解；

它体现出国外、海外学者的青年观，和国外海外青年研究的成果。

它以生动活泼的文笔、描述性的方式，给予读者以较强的可读性。

本套丛书编委会真诚希望这套书能起到信息传递作用，使人们了解到不同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的青年生活，从而辨别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为青年发展提供的优越性，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能学人之所长、识其所短，提高免疫力。

青年朋友，这套书甘愿做你走向世界的铺路石！

外文版前言

1852年12月30日下午，露西·韦伯·黑斯与卢瑟福·黑斯在辛辛那提露西的家中结为伉俪。3个月后，这对新婚夫妇合影留念，正像21岁的露西所说的：“等我们步入暮年的时候，看到照片，就会回忆起我们的青春年华。”今天，我们从这张保存下来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一对相偎而坐的年轻夫妇：新郎身穿一套黑色西服、白色浆领，显得英俊、沉稳而庄重；新娘穿一件宽袖丝衣，项部戴着饰针，面带微笑，一头秀美的乌发向两旁梳开，挽在颈下。

在露西看来，她新婚的郎君充满“眷爱、幸福和自豪”，她写道，“他好象在说：‘这是我的妻子。’”她对于自己在照片里的形象也很满意：“她看来柔顺温存，偎着她唯一的依靠——一旦离开这依靠她就会颓然倒下。”卢瑟福·黑斯本人虽然没有直接记下他对这张合影的印象，但对于这次结合本身，也不禁流露出欣悦之情。在他们合影前两星期，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在日记中写道：“结婚已近两个月了……这是真正的生活。结发夫妻的爱情！”

在照片中目不转睛地望着镜头的卢瑟福和露西，就这样开始了他们长达40年的婚姻生活，这时他们已经在体验着某种变化了。他们由朋友发展到爱侣，从相互间的好感到永缔百年之好。他们历经相爱、求婚、订婚，最终结婚的过程，

共同迈出了“决定今后人生旅程的一步。”本书将探讨在过去的200年间，美国青年是如何迈出这一步的。

今天，婚姻也许不再是“决定今后人生旅程的一步”了，但它仍然是最具普遍意义的人生大事。我们大多数人都赞同卢瑟福·黑斯的信条：婚姻是“最为真挚而纯洁的幸福源泉。”尽管晚婚、独身或离婚的现象在当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普遍，但婚姻仍然是浪漫爱情和两性忠诚的理想方式。在婚前的恋爱过程中，男女双方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自身的认识，相互间的愿望和对婚姻的希冀。

尽管与一个世纪前，甚至10年前相比，人们恋爱的环境已迥然不同，然而这种对于异性的追求并未因此而失掉丝毫的魅力，人们在择偶过程中历经悲欢而最终臻于成熟。我们现在用“关系”这个词来代替“求婚”，用“男友”或“室友”代替求婚者和多情公子。尽管如此，我们仍能毫不费力地理解并分享那异时异地的人们在恋爱中表达的激情。在他们身上，我们仿佛看见自己对于婚姻所带给人们的亲昵和安全的渴望，看见我们自己的失意和痛苦；我们和他们一样深知爱情所带来的利害得失。我们虽然在时间上与他们遥遥相隔，却在感情上与他们息息相通；我们可以在久已逝去的某个先辈的照片上找到某种家族的相似性，这样，我们会觉得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好比一本旧日的相册：随意浏览，好似一部未经剪辑的影片；仔细品察，又分明浮现出一系列清晰的景象。这很有几分象考古学家对于古文物的整理工作，有时只能找到些断片残迹或零星的材料，而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了。双方互访的简略记载，情侣间的一次爱抚，

043637

一番许诺，日记所载的某次求婚或某次拒绝，以及那用疑惧、希望和不安写下的长篇情书——这一切都是有价值的材料。将它们集中整理，我们就可重现婚恋全过程的“生命周期”：从日常交往到托付终身，从打情骂俏到两性的亲昵行为，从决定结婚到婚礼上的海誓山盟。

这一“生命周期”的概念决定了我们整个研究的基本方向，但它并未提供每一步骤所需的具体材料。婚恋过程并不是一个线性过程，而是期望、体验与规范的聚合体。要想探索这片并不陌生却又无人涉足的领域，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走马观花。婚姻前的恋爱和订婚阶段既是一段个人生活历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习俗的见证。婚恋的本质与某种精确的阐释格格不入。情海中的沉浮悲欢，终身伴侣的选择，人们临近结婚之时所做出的种种决定，这一切在局外人看来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如果这局外人是后世的历史学家，这种未知的因素就更加明显了。即使我们不可能完全重现昔日人们的婚恋过程，我们起码可以凭着遗留下来的各种线索理出头绪，经过仔细的考察，逐渐揭示出大致的情形。

在私人文献中发现的这类线索，远比在人口统计、道德说教或言情小说中发现的要多得多。这种方法以其独特的魅力照亮了一个我们曾经迷失的世界，但遗憾的是，它也使某些领域完全陷于黑暗之中。这种主要依据书面记载的历史而进行的研究将忽略一大批人：黑人、移民，以及贫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当中根本没有人会写信和记日记，只是这部分人的数量实在微乎其微，不足以成为历史性归纳的依据。文献资料在劳动阶层、移民和美国黑人当中的相对匮乏，这也反映了学术界和图书机构长期存在的某种偏见，他们至今

仍把文献收集工作局限在那些土生土长、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白人家庭。

这次研究工作的资料来源是各种回忆录、日记，以及1770年至1920年间的150名美国青年男女的情书。

书中牵涉到的人物住在供膳食的寄宿处或现代郊区别墅，而不是拥挤的分租公寓或简陋的木屋；他们大都在学校而不是在血汗工厂度过了青春年华；他们的职业多为教师、牧师、律师，而不是体力劳动者；他们比之同时代的劳动阶层享有更高的教育和职业地位，但少有巨富，也未能产生多少政界名流；他们宁愿到白山过两个星期的暑假而不肯去欧洲饱览风光；他们认为攒钱比花钱舒坦得多，他们更愿意借入而不是借出；他们中间有的热心公益事业，有的则追名逐利。总而言之，他们是些中产阶级青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农场上长大，在早期更是如此，但几乎没人愿意务农。男人们希望在法律、医学、商业或传教等方面一展才华。很多人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师，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教书不过是在他们尚未找到其他工作时的一种权宜手段。但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大中学校教育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教书作为终身职业。在本书后几章出现的夫妇中，有不少是大学教师。

男性从事的职业还发生了其他一些变化。1830年以后，大学毕业后传教的人数有所减少，19世纪末，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更有可能成为一名工程师，一名记者，或者步入政界，而不是去传教。因而，牧师和律师在早期是最受欢迎的职业；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则已在向往着当

一名建筑师、教授或科学家，自然，也有医生和律师。

总的来说，中产阶级妇女文化水平比较高。19世纪初，她们通常在完成地方学校的学业后再上一两个学期的女校。19世纪末，公立高中、女子学院及男女同校的大学都扩大了女子教育的范围。1870年，全国16,000所高中的毕业生中半数以上为女性。30年后，高中毕业生人数增加了5倍，其中60%为女性。到1910年，18岁女子入学率达25%。19世纪90年代的中产阶级妇女比南北战争前她们的祖辈受过更为良好的教育，而她们却重蹈旧的职业模式，教书仍然是她们最主要的职业。列入本书研究对象的女性当中，大多数在婚前就是教师。

比起他们的前代人，本世纪初进入成年的美国人生活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里。交通工具的改进，高等教育的普及，妇女参加工作以及城市的繁荣，这一切使得私人信件和日记在中产阶级的生活中退居次要地位。他们并没有完全摒弃写信和记日记的方式，但已不像前代人那样完全依靠书面形式交流感情。鉴于本书的观点建立在对私人书信文献的研究基础之上，有必要在此对私人文献本身的历史做一番简要介绍。

书信和日记即使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起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日常生活的直接记录。特别是在内战前，记日记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固定的组成部分。19世纪的日记大多是流水帐式的记录，很少反映作者思想：如某月某日做奶酪、纺纱、割草、挖土豆，要么就是谈谈天气或是新来的舞蹈老师。内向一些的人们则去描绘心灵——如何寻求灵魂的拯救——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伴侣。因此，很多日记内容只有一

星半点真正触及恋爱。所幸的是，毕竟还有一部分日记生动地展示了即将结婚的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情感。记日记这种方式，尤其在妇女当中，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这时的日记大多成为记事的手段，而非寻求自我表现的方式。

通信自然是私人文献中最为常见的形式。恋爱期间，青年男女鱼雁往来，为我们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感受提供了极其详尽的记录。因为这些情书不仅仅是两性关系的衍生物，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甚至就是两性关系本身。这些情书就像它们的作者一样千差万别：有的充溢着政治、宗教和文学色彩；有的则叙述生活琐事；有的机锋四射，有的又笨嘴拙舌。

在当时，这种书面形式的“相互间频繁交流”也是一桩新生事物。殖民地时期的邮递极无保证，邮费昂贵，又很不方便。很多信件宁可“托人转交”，也不通过邮递。独立战争开始时，美国只有28所邮局。到1789年，300万人口总共也才有75所邮局。1800年以后，条件大为改善。到19世纪20年代，北部定居地的邮递已经很有保证了，只是邮费仍旧昂贵。

1815年到1840年间，一场交通革命把原来松散相连的殖民地变成一个公路、运河和铁路四通八达的国家。这样一来就大大方便了邮递，使得相距很远的亲友也能互通音信。18世纪90年代，从新英格兰南部移居佛蒙特州、缅因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人们大量涌入新开辟的定居地。1810年以后，由于田纳西和俄亥俄大片富饶的农田被征用，人口开始西移。到19世纪30年代，中部各州和新英格兰居民的下一代已经生活在西北地区了。与此同时，农村居民迁入城市，使城市人

口激增。所有这些都助于打破旧的血缘关系的纽带，建立人与人之间一种新型的联系。而信件就是这条跨越时空的生命线。

进入19世纪后，通信的数量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18世纪的信件不过是履行家庭成员间的某种义务，相互告知各自的行踪、健康情况和未来生活的规划。18世纪八九十年代，信件成为写信人生活是否安定，身体是否健康的最可靠标志。这一时期的信件几乎总是同一模式：开首一句报道平安，结尾处又客客气气地向对方“致意”。

而到了19世纪初期，通信内容就起了变化。对方的健康情况不再是通信人首要关心的事情——不过是出于礼貌或某种义务顺便问候一下。在这时的通信中，人们开始注重心灵的交流。这种灵与肉的变化从家庭成员的往来信件中可见一斑，而在朋友或恋人之间的通信中则体现得更为明显。1800年以后，那些对文字的力量深信不疑的人们确实通过信件日益巩固并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联系。本书中引用的信件大部分都是情侣们分居异地时写下的，但在当时，一对恋人离开几个小时就要通一次信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一位妇女认为“通信有时比面对面的交谈更能彻底倾诉人们的内心世界”，很多人对此深有同感。

从19世纪上半期情侣们的通信中可以看出：男方总是抱怨女方信回得太迟，也太不经心。尽管男女双方都注重信件的形式，但男方总不免苦心经营，矫揉造作，充满罗曼蒂克的情调；而女方的回信一般都很简短，显得矜持客气，不冷不热。很少有女子像那些男性追求者那样在情书里“堆砌辞藻，卖弄文章。”在这一时期的通信中，男人往往要花费更

多的邮资，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女子的作用是体现一种情感理式本身，这是她们与生俱来的天性，她们不必对此做任何阐释或证明；相反，男人则力图在情书中显示他们在女性文化领域中渊博的见识，无论是物质的、精神的、或是道德的。

在尽力避免高谈阔论的同时，女人们也同样深信，信件作为未来终身伴侣之间相互了解的手段，确实是一件无价之宝。爱侣们可以通过情书互诉衷肠，同分忧惧，共享希望，悟以往之不谏，识来者之可追。这是男女双方互相理解的唯一可靠途径，其中既包含情感因素，又有一定的传记性质。1866年，一位住在中西部的女子对她的恋人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彼此的感情，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写信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情况有了变化。男人不再用安息日的闲暇时间写信，而是每周坐上火车去和情人相会。而在平时，他们则忙得不亦乐乎，只能在繁忙的工作间歇抽空匆匆写上一两句话。以往对着一封封楔而不舍、甜言蜜语的求爱信不知所措的年轻女子，现在开始抱怨男人没时间写信了，而男人对女友频频寄来的长篇情书又感到头痛，女方于是指责对方“只顾忙公务，很少考虑别人。”

实际上妇女也并不轻闲。19世纪八九十年代，她们忙于学业，忙于工作，忙于慈善事业和社交。一百多年来一直被制度化的、成为恋爱男女之间主要交流手段的信件往来，此时已变成特殊情况下的一种例外。除非男女双方面临长期的异地分居，否则他们没必要，也没时间保持正式的通信往来、交通工具的改进使情侣们有更多机会见面，男女同校的发展，单身妇女参加工作，城市的繁荣，这些都给青年男女

提供了面对面谈情说爱的有利条件。

即使他们偶尔通几次信，也大多出于表面的礼节，而不再像前辈人那样互相倾吐内心世界。不过值得史学家们庆幸的是，尽管1900年以后书信和日记这种形式开始走下坡路，我们仍可沿着它并未完全消失的轨迹考察20世纪头20年间中产阶级的婚恋情况。

本书着重回顾截止到《巴黎条约》和《凡尔赛条约》以前150年间的美国青年婚恋历程，书后附有1920年至1980年的现代部分简述，是根据某些描写现代美国青年对待两性关系的态度、行为及恋爱方式的出版物摘编的。本书内容共分三个时期叙述，1770年至1840年为第一时期，1830年至1880年为第二时期，1870年至1920年为第三时期。当然，这种分期方法并不是绝对的，只是为了叙述方便，使读者有个大致的时间概念。三个时期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些武断，因为它们相互间无不包含着交融和变通。为了便于在思想、感情和行为这三个层次上探讨青年们的婚恋过程，我可能会在同一时期的叙述中打乱原来的顺序，前后交错进行说明。

同时，叙述方法也不会是单一的。我们所要剖析的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机制，它包含着过去年代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我们试图逐级描述婚恋的过程：从产生好感、表露爱意到海誓山盟，终成眷属。我们这次工作有着很大的时间跨度。书中所采用的叙述方式反映了我对于原材料的分析解释，不过一旦有可能，我总是让书中的人物自己说话。当青年男女向他们的心上人奉上一颗爱心的时候，常会伴随着无比优美动人的言辞，相形之下，我们所作出的任何阐释都将黯然失色。

目 录

前言	(1)
外文版前言	(3)
一、心灵的结合	(1)
二、转折关头	(36)
三、我们与众不同	(60)
四、爱，美好的时光	(87)
五、等待、希望和筹划	(109)
六、巨大的魅力	(135)
七、走出户外	(160)
八、炫耀的机会	(190)
九、现代部分	(224)

一 心灵的结合

1808年春天，哈佛大学神学教授兼代理校长埃利法利特·皮尔森准备从坎布里奇迁到在波士顿北面20英里的安都沃。他妻子以及4个孩子将随他搬出哈佛这片唯一神教的势力范围，到一所新建的神学院讲授自然神学，为新英格兰教堂培养牧师。

学校将于11月开学，有个叫埃弗雷姆·阿尔伯特的学生，他29岁，是查理城学院的教师，学院坐落于波士顿旁边，他180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

这两位男子的相关之处，不仅在于他们都在安都沃和哈佛呆过，更为重要的是，从1808年5月开始，埃弗雷姆·阿尔伯特与皮尔森的女儿玛丽秘密约会了。

26岁的玛丽·豪利奥克·皮尔森是埃利法利特·皮尔森与其前妻普利茜拉·豪利奥克的独女，她母亲于1782年弃世。埃弗雷姆·阿尔伯特是缅因州一个农民家庭的长子，下有8个弟妹，在他23岁进入哈佛前，慈善机构资助他进入“埃格萨特学院”深造。在哈佛的几年里，他在学校附近打短工，在学校里任教，以此维持生计并继续学业。到1808年时，他仅有一些书，几件衣服及一点零碎的个人用品，可说是不名一文了。虽然其状况并不允许他奢望结婚，但他还是不能抑制自己对玛丽·皮尔森最炽烈而又高尚的感情。“除了对上帝的义务外”，他告诉玛丽，“我的心，我的感情，

完全的、毫无保留的爱都是属于你的。”

初时，玛丽·皮尔森鼓励埃弗雷姆求爱，但到6月，她却把信都收回了，并解释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关系到以后的生活，走出这一步要经过深思熟虑。”她担心他俩“太匆忙了”。埃弗雷姆坚持说，他并没想过一定要订婚什么的——甚至现在就结合。12月，他在信中提到，他所需要的只是“你的一个允诺，如果我作好了建立家庭的准备，你就要成为我的伴侣，我的妻子。”他总喜欢将他们之间的关系想像得非常牢固，但他也和她一样，不愿循规蹈矩地订婚。他表白说：“尽管我是那么爱你，但我还是很难想像你就这样永远献身于我，除非你经过审慎地思考而坚信，结婚能使你获得更大的幸福。”

玛丽心软了，他们又和好如初了，但这很难说是什么幸福了，她觉得自己并不配得到他奉献的爱心，也不值得受他那样赞赏。她的情人倒是信心十足。“如果我被欺骗，那也是一个甜蜜的骗局，当然，我希望永远不会受骗。因为在你身上我看到的是仁慈、激情、真挚、坦率、公正、谨慎，良好的意愿及愉人的性格。我究竟在什么问题上是盲目的呢？”他扪心自问，“就算我对你的爱是盲目的吧，假使我冷静下来，你又希望我在你身上发现什么呢？”玛丽的答复没能保存下来，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在埃弗雷姆想像中构成能使他幸福的女人的东西，在玛丽看来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徘徊不定的小女子所固有的品性罢了，因为她总害怕不能使他幸福。在恋爱问题上，她并不很亢奋。玛丽对他不冷不热的态度使他大为不满：“你看到的是我的心，难道你不以为然吗？不要再想那些痛苦的问题了。你已得到我的心，